

註陸宣公奏議

二

舊刊陸宣公奏議

二冊

註陸宣公奏議卷之二



論叙遷幸之由狀



本傳云始帝值變故每自剋責費曰陛下
舜意也然致感者乃羣臣罪意指盧推
批因曰難不忍歸過朕有是言哉然自古
有天命之厄惟恐不在人也贊退而上此奏

臣前日蒙恩召見陛下叙說涇原叛卒驚犯宮闕及初行幸

之事使姚合言督領兵五千東救驪過關下師次涇水原節度

尹王翊使使供車撈飯乘有衆怒不肯食羣議曰吾等并父

母妻子前死敵而乃十此庸能持身蹈白刃耶今變林大盈

庫寶貨如山尚何往乃反旗而鼓帝使使者開諭賊已

入合元殿原自春苑入諸宮爭盜寶室終夜不絕時朱此坐

其弟指累自劉翔使中人監其弟賊眾家推此為主

大素乃自將兵攻圍奉天因自剋責辭旨過深臣奏云陛

下引咎在躬誠堯舜至德之意臣切有所見以為致今日之

患者羣臣之罪也陛下又曰卿以君臣之禮不忍歸過於朕

故有此言然自古國家興衰皆有天命今遇此厄運雖則是

朕失德亦應事不由人未及對詔之間陛下遂言及宗祧深

泗交集主憂臣憤人理之常情激於衷不竟嗚咽旋屬游環

請對臣言未獲畢辭今輒上煩以盡愚懇臣所謂致今日之

患是羣臣之罪者非敢徒飾浮說苟寬聖懷事皆有由言庶

可復自胡羯稱亂遺患未除朝廷因循父務容養事多僭越

禮闕會朝陛下神武統天將宣區宇乃命將帥四征不庭究

渠稽誅逆將繼亂兵連禍結行及三年興師四方無遠不暨

父子訣別夫妻分離一人征行十室資奉居者有餽送之苦

行者有鋒刃之憂去留靡然而閭里不安矣聚兵日衆供費

日多帑賦不充乃令促限促限才畢復命加徵加徵既殫又

使別配別配不足於是權羨之科設率貨之法興禁防滋章

鍾婉
而意
嚴得
之休

條目總碎不堪命人無聊生農桑廢於追呼膏血竭於管
 筭市井愁苦室家怨咨兆庶嗷然而郡邑不寧矣邊陲之戍
 用保封疆禁衛之師以備巡警一者或闕則生戎心國之大
 防莫重於此陛下急於靖難累遣東征邊備空虚親軍寡弱
 尋又搜閱私牧以取馬簿責將家以出兵凡有私牧者例元
 勲貴戚之門所謂將家者皆統帥岳牧之後是乃嘗蒙親委
 或者忠勞復除征徭固有常典今忽奪其畜收事其子孫有
 乞假以給資裝有破產以營卒乘道路悽憫部曲感傷首位
 崇勲孰不解軀加以聚斂之法較下尤嚴邸第侯王咸輸屋
 稅裨販夫婦畢算緡錢良貨志云趙贊後請弄除百其法公
 兩相易者約為為貴而不見優近而不見異其為憤感又甚
 諸方誅求繁庶類恐懼與發無已群情動搖朝野轟然而
 京邑關畿不寧矣陛下又以百度廢弛志期肅清持義以掩
 恩任法以成理神斷失於太速睿察傷於太精斷速則真惡
 於人而疑似之間不容辯也察精則多猜於物而臆凌之際
 未必然也寡怨則重臣懼禍反側之憂易生多猜則群下防
 嫌苟且之風漸扇是以叛亂繼起怨讟並興非常之虞億兆
 同慮惟陛下穆然凝遠獨不得聞至使兗卒鼓行白晝犯闕
 重門無結草之禦左傳十五年秋晉魏顆敗秦師于輔氏獲
 武子疾命顆曰必嫁是疾病則曰必以爲殉及卒顆嫁之
 疾病則亂吾從其俗也及輔氏之役顆見老人結草以瓦社
 歸人之父也亦用先人之法也知是報環衛無誰何之
 人自古禍變之興未有若斯之易豈不以乘我間隙因人攜
 離哉陛下有股肱之臣有耳目之任有諫諍之列有備衛之
 司見危不能竭其誠臨難不能效其死所謂致今日之患群

臣之罪者豈徒言歟聖言又以國家興衰皆有天命今遇此厄運應不由人者臣志性介劣學識庸淺凡是占筮祕術都不涉其源流至於興衰大端則嘗聞諸史籍書曰天視自我人視天聽自我人聽又曰德惟一動而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又曰天難忱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亡此則天所視聽皆因於人天降災祥皆考其德非於人事之外別有天命也故祖伊責紂之辭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武王數紂之罪曰吾有命罔懲其侮此又捨人事而推天命必不可之理也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仲尼以為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又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理者也

卷之二

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理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又曰視履考祥又曰吉凶者得失之象也夫易之為道窮變知化其於性命可謂研精及乎論天人祐助之由辯安危理亂之故必本於履行得失而吉凶之報象焉此乃天命由人其義明矣春秋傳曰禍福元門唯人所召又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威儀禮義之則以定命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禮記引詩而釋之曰大雅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義監于殷駿命不易言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也○引書而釋之曰康誥曰惟命不于常言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此則聖哲之意六經會通皆謂禍福由人不言盛衰有命蓋人事著於下而天命降於上是其事有得失而命有吉凶天人之間影響相準詩書已後史

傳相承理亂廢興大略可記人事理而天命降亂者未之有也人事亂而天命降康者亦未之有也六經之教既如彼歷代明驗又如此尚恐其中有可疑者臣請復以近事證之自頃征討頻頻刑綱稍密物力竭耗人心驚疑如居風濤洶洶靡定上自朝列下達丞黎日夕族黨聚謀咸憂必有變故旋屬涇原叛卒果如衆庶所虞京師之人動逾億計固非悉知弄術皆曉占書則明致寇之由未必盡關天命伏惟陛下鑒既往之深天建將來之令圖拯宗社帖危刷億兆憤耻任於睿察時變博詢人謀王化聿修天祐自至恐不宜推引厄運謂爲當然掩追咎之誠沮惟新之望臣聞理或生亂亂或資理有以无難而失守有因多難而興邦理或生亂者恃理而不修也亂或資理者遭亂而能懼也無難失守者忽萬機之重而忘憂畏也多難興邦者涉庶事艱而知救慎也今生亂失守之事則既往不可復追矣其資理興邦之業在陛下勉勵而謹脩之當至危至難之機得其道則興失其道則廢其間不容復有所悔也惟陛下勤思焉孰計焉捨已以從衆焉違欲以遵道焉遠悞佞而親忠直焉推至誠而去逆詐焉杜讒沮之路廣諫諍之門焉掃求利之法務息人之術焉錄片善片能以盡群材焉忘小瑕小怨俾無棄物焉斯道甚易知甚易行不勞神不苦力但在約之於心耳又陛下天資睿哲有必致之具安得捨而不爲哉斯道又誓之於心則可以感神明動天地朝施之於事則可以服庶類懷萬方何憂乎亂人何畏乎厄運何患乎天下不寧昔古公以避狄而興周文以百里而王是乃因危難而恢盛業由僻小而闡王圖况

陛下稟英姿秉寶曆四海之利權已列聖之德澤在在苟
能增修蔑有不濟至如東北群孽在在通謀涇原瑯琊倉卒
犯禁蓋上天保佑陛下恐陛下神武果斷有翫天下之心使
知艱難將求福祚耳伏願悔前禍以答天戒新聖化以承天
休勿謂時鍾厄運而自疑勿謂事不由人而自解勤勵不息
足致昇平豈止湯濟扶氣旋復宮闕而已愚臣不勝區區憂
國奉君之至誠有所切辭不覺煩伏惟陛下不以人廢言不
以言廢直千慮一得或者取焉



奉天論奏當今所切務狀

德宗問賈以當今切務賈以向日致亂由
上下之情不通勸上陛下從諫乃上此奏

隱朝昨日奉宣聖旨逆賊雖退猶未收城

李懷光以兵五萬
至賊賊于魯店遂

戰奉天城下自晨止昏賊潰是
夜此引去然京師尚未收復

令臣審思當今所務何者最

切具條錄奏來者伏以初經大變海內震驚無論順逆賢愚
必爭全疎親聽陛下一言失則四方解體一事當則萬姓屬
心動關安危不可不慎臣謂當今急務在於審察群情若群
情之所甚欲者陛下先行之人所甚惡者陛下先去之欲惡
與天下同而天下不歸者自古及今未之有也夫理亂之本
繫於人心况乎當變故動搖之時在危疑向背之際人之所
歸則植人之所去則傾陛下安可不審察群情同其欲惡使
億兆歸趣以靖邦家乎此誠當今之所急也然尚恐為之不
易者蓋以朝廷播越王命未行施之空言人或不信何以言
其然今天下之所欲者在息兵在安業天下之所惡者在斂
重在法苛陛下欲息兵則寇孽猶存兵固不可息矣欲安業
則征徭未罷業固未可安矣欲薄斂則郡縣懼乏軍用令必

不從矣欲去苛則行在素齋威嚴言且既驗矣此皆勢有所
未制意有所未從雖施於德音且尉來蘇之望而稽諸事實
未符悔禍之誠且動人以言者其感不深動人以行者其應
必速蓋以言因事而易發行違欲而難成易發故有所未孚
難成故無思不服今陛下將欲平治尚拯危恤黎庶安反
側既未有息人之寔又乏於施惠之資唯當違欲以行已所
難布誠以除人所病乃可以彰治咎之意副惟新之言若猶
不然未見其可頃者竊聞輿議頗究群情四方則患於中外
意乖百辟又患於君臣道隔郡國之志不達於朝廷朝廷之
誠不昇於軒陛上澤闕於下布下情壅於上聞實事不必知
知事不必寔上下否隔於其際真偽雜糅於其間聚怨蹶蹶
騰謗籍籍欲無疑阻其可得乎物論則然人心可見蓋謂含
弘聽納是聖主之所難抑猜嫌是衆情之所病伏惟陛下
神無帶用鑿必窮微愈其病而易其難大率終潰疣沃防注
水耳可以崇德美可以濟艱難陛下何慮不行而直為此凜
凜也臣謂宜因文武群官入參之日陛下特加延揖親與親
言備詢禍亂之由明示咎悔之意各使極言得失仍令一一
面陳軍務之餘到即引對不拘時限用表憂勤周公勤櫛髮
吐餐而天下歸心則此義也又當假之優禮恣以溫顏言切
而理愜者必賞導以盡其情識寡而辭拙者亦容恕以嘉其
意有諫諍無隱者願陛下叶成湯改過之美褒其直而勿吝
其非有謀猷可用者願陛下躡大禹拜言之誠獎其能而亟
行其策至於匹夫片善採錄不遺庶士傳言聽納無倦是乃
摠天下之智以助聰明順天下之心以施教令則君臣同志

何有不從遠邇歸心孰與為亂化疑梗為斷台易怨謗為謳
歌決斥之問可使不變陛下儻行之不厭用之得中從義如
轉圜進善如不及推廣此道足致和平其於昭德塞違恐不
止當今所急也慮有愚而近道事有要而似迂冀垂睿思反
覆詳覽必或無足觀採捨棄非選

臣

奉天論前所答奏未施行狀

前狀既奏旬日上无所施行亦不計問贊又上此

臣某言賊泚逋誅尚穴宮禁陛下思念宗廟痛傷黎元仁孝
交感至於憤激猥以急務下詢微臣臣雖鄙儒尊慕仁義荷
陛下知己之遇感陛下思理之誠愚衷所懷承問輒發不以
淺深自揆不以喜怒上書誠缺於周防不順之規是亦忠於
陛下一至之分也前奉詔問尋具上陳請延群臣稍與親接

卷二

廣咨訪之路開諫諍之門通擁鬱之情弘採拔之道自獻咨
奏迨茲彌旬不聞施行不賜酬詰未審宸旨以為何如昧於
忖量但務竭盡恐猶辭理蹇拙不能暢達事情悽血誠敢
願披瀝頻煩黷冒豈不慙惶蓋犬馬感恩思效之心捲二而
不能自止者也臣聞立國之本在乎得衆得衆之要在乎見
情故仲尼以謂人情者聖王之由言理道所由生也是則時
之否泰事之損益萬化所繫必因人情情有通塞故否泰生
情有薄厚故損益生通天下之情者莫智於聖人蓋聖人之
心者莫深於易象其別卦也乾下坤上則曰泰乾上坤下則
曰否其取象也損上益下則曰益損下益上則曰損乾為天
為君坤為地為臣天在下而地處上於位乖矣而反謂之泰
者上下交故也君在上而臣處下於義順矣而反謂之否者

上下不交故也氣不交則庶物不育情不交則萬邦不和天氣下降地氣上騰然後歲功成君澤下流臣誠上達然後理道立損益之義亦由是焉上約已而裕於人人必悅而奉上矣豈不謂之益乎上蔑人而肆諸己人必怨而叛上矣豈不謂之損乎然則上下交而泰不交而否自損者人益自益者人損情之得失豈容易哉故喻君爲舟喻人爲水水能載舟亦能覆舟舟即君道水即人情舟順水之道乃淳達則沒君得入之情乃固失則危是以古先聖王之居人上也必以其心從天下之心而不敢以天下之人從其欲乃至競業二一日二日萬幾夫幾者事之微也以聖人之德天子之尊且猶慎事之微乃至一日萬慮豈不以居上接下懼失其情歟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則萬幾之慮不得不精也危則覆舟之戒不得不畏也夫揆物以言宣意以言言或是非莫若考於有跡跡或成敗莫若驗於已行自昔王業盛衰君道得失史冊盡在粲然可徵與衆同欲靡不興違衆自用靡不廢從善納諫靡不固遠賢耻過靡不危故詩書稱堯德則曰稽于衆捨己從人數舜之功則曰明四目達四聰言務同欲也序禹之所由興則曰益贊于禹禹拜昌言述湯之所以王則曰用人惟己改過不吝言能納諫也歌文王作周則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美武王克殷則曰亂臣十人同心同德言皆從善也堯舜禹湯文武此六君者天下之盛王也莫不從諫以輔德詢衆以成功是則德益盛者慮益微功愈高者意愈下及代之衰也則道亦反焉故書曰紂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言違衆也詩曰女魚休于中國歛怨以爲德不明爾德

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傷詩注云然然自於氣

謂必與者不用且无陪貳无卿士也然火交切又曰雖無老

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古注云老成人謂若伊

謂人莫已若者亡詩曰惟彼不順自獨俾臧自有肺腸俾民

卒狂皆善人也不復考亦自有肺腸行其中心之所故乃使

民如狂言自用也前史數桀紂之惡曰強足以拒諫辯足以

飾非見史記言恥過也考得失於已行之迹覽盛衰於已驗

之符孰失道而不衰孰得理而不盛報應以類影響不差胡

可不則而象之倣而畏之乎粵自秦漢暨于周隋其間符歷

千祀代興者非一姓繼覆者非一君雖所遇殊時所為異迹

然失眾必敗得眾必成與堯舜禹湯同務者必興與桀紂幽

厲同趣者必覆全失眾則全敗全得眾則全成多同於善則

功多其同於惡則禍甚善惡從類端如貫珠成敗象行明若

觀火此歷代之元龜也尚恐議者曰時異事異臣請復為陛

下粗舉近效之尤章章者以辯焉太宗文皇帝以天縱之才

有神器之重武定禍亂文致太平威行如雷霆明照俾日月

英略施於百勝聖功被於九歌固非庶品之所度量常情之

所鑽仰然猶兢兢畏慎懼失人心每戒臣下獻規恒以危亡

為慮夙興聽理日昃忘勞公卿迭趨庭奏庶務評議得失與

眾共之下無滯情上無私斷退朝之暇宴接待以諮訪謀猷

詢求過闕或論往古成敗或問人間事情每言乃消士亂朝

則省懼自戒言及賢君理代則企踈思齊言及穢禮艱難則

上下相匡務遵德言及問問疾苦則君臣同慮議息征徭

懋德懲違觸類滋長尚恐過言謬舉既往難追每召宰相平

章必遣諫官俱入小大顯失隨即箴規貞觀元年制自今中書門下三品以上

入閣議事皆命諫官隨之有失輒諫唐制天子御便殿百官入見曰入閣得一善則遠命甄昇聽

一諫必明加褒錫故得時無闕事人樂輸誠又引文學之流

更直宿於內署或講求典禮或誦詩書每至夜分情忘厭

倦儒李傳序太宗身繫難尺纏露沐然就情經術即王府開

文李館乃各儒十八人為李士士與議天下事既即位殿左

置供文館悉引內李士番宿更休听朝之間則與夫以太宗

討古今道前以所以成敗或曰晏夜艾未嘗少怠

之德美自觀之理安且猶務得人心其勤若此是則人心之

於理道可一日而不接乎高宗始年亦親聽納故當時翕然

歸美以為有貞觀之風高宗永徽元年上召朝集使謂曰朕

不以此者更封奏自是月引刺史十人入閣問以百姓疾苦及

其政治長孫无忌與褚遂良同心執政上亦尊禮二人恭已

以聽之故永徽之政百兼賴遺澤在人先範垂裕幸無改作

俗以阜康數十年間天下無事承平之業滋久倦勤之意頗

彰燕居益深接下彌簡前哲之耿光浸遠中宮之威柄漸移

于有嗣聖臨朝天授革命則天紀云高宗自顯慶後多苦風

崩皇太子即位是為中宗光宅元年正月癸未改元以聖三

月戊午廢中宗為庐陵王出之已未立豫王曰為皇帝皇太

后仍臨朝稱制天授元年九月壬午改國号曰周加尊号曰

聖神皇帝降皇帝為皇似賜姓武氏立武氏十廟于神都

豈不以經邦之道關疇咨於大猷宴安之懷弱偏信於近狎

馴致禍變幾將傾邦雖亂匪自他然其失一也弊俗一靡餘

風遂流訖神龍景雲之間皆變侍亂朝中宗神龍二年改元

公主牛昭容等用事皆聰明不達玄宗既定大難本紀云玄

私賣官行墨敕斜封稱制元宗乃與薛元簡劍山求鍾紹京等定策討亂率擁監

稱制元宗乃與薛元簡劍山求鍾紹京等定策討亂率擁監

用舊老採拔群才大臣不敢壅下情私昵不敢干公議朝清

用舊老採拔群才大臣不敢壅下情私昵不敢干公議朝清

道泰垂三十年謂化已行謂安可保耳目之娛漸廣憂勤之志稍衰侈心一萌邪道並進貪穢竊

焉用勞神承意趨媚者則曰時已太迫矣胡不為樂有深謀

遠慮者謂之迂誕驚衆有讜言切諫請之誹謗邀名至尊

收視於穆清上宰養威於廊廟議曹美為奉職法吏以

識旨為當官司府以厚斂為公忠權以多賂為問望列寵

持竊國之勢左傳當時列寵竊國以多賂為問望列寵

克辛伯告士遂與王殺周公黑肩王子克奔燕初子儀有君

於成王威王屬諸周公辛伯諫曰並行四禍兩政竊國亂之

本也周公弗從故內寵擅回天之謠當時內寵回天如高力

及子儀即子克中外之類是也後漢宦者傳威帝與卓超徐璜具後左宿唐

衡定策誅梁冀同日受封世謂之五侯超死四侯轉橫天下

獨坐徐臥亮唐兩至禍機熾然燄燄滋其舉天下如居積薪

之上人人懼焚而朝廷相蒙曾莫之省日務遊宴方謂有無

疆之休大盜一興至今為梗豈不以忽於戒備逸於居安憚

忠醜之怫心甘諛詐之從欲漸漬不聞其失以至於大失者

乎肅宗懲致寇之由蘊撥亂之略虛受廣納同符乎太宗招

延詢謀輟食廢寢洞啓誠腑推心與入豁拔智標忘己應物

故得來蘇之望允塞配天之業勃興先皇帝繼守恭勤而益

之以和惠惠則有感和則有親雖時繼艱屯而衆不離析理

尚寬大務因循而重作為然於紫宸聽朝常限三人奏事亦

宣諭德令課責侍臣或賞其盡規或讓以容默性本仁慈事

多含弘諫雖未從且不深忤情去有阻終獲上通故君臣相

安而人亦小息陛下英姿逆辯漢絕人倫武略雄圖牢籠物

表憤習俗以妨理任削平而在可以明威照臨以嚴法制斷

流弊日夕浚恒太深恒謂初六二云浚恒正凶王弼注云求深

九餘遠則物不能堪雖正亦

凶德宗猜忌太遠者驚疑而阻命逃死之亂作近者畏懼而
偷容避罪之態生君臣意乖上下情隔君務致理而下防誅
夷臣將納忠又上慮欺誕故睿誠不布於羣物物情不達於
睿聰臣於往年曾任御史獲奉詔謁僅欲半年陛下嚴選高
居未嘗降旨臨問群臣跼蹐趨避亦不列事奏陳軒墀之間
且未相諭宇宙之廣何由自通竊復例對使臣列延宰輔既
殊師錫且異公言未行者則戒以樞密勿論已行者又謂之
遂事不諫漸生拘礙動涉猜嫌由是人各隱情以言為諱至
於變亂將起億兆同憂獨陛下恬然不知方謂太平可致陛
下以今日之所觀驗往時之所聞孰真孰虛何得何失則事
之通塞備詳之矣人之情偽盡知之矣左傳僖公二十八年
楚子曰晉侯在外十
九年矣而果得晉國險阻艱難
備嘗之矣民之情偽盡知之矣列聖升降之効歷歷如彼當
今理亂之由昭昭如此未有不興於得衆殆於失人裕於僉
諧蔽於偏信濟美因乎納諫虧德由乎自賢善始本乎憂勤
失全萌乎安泰今陛下特欲悔禍徵福去危從安若不循太
宗創業之規襲肅宗中興之理鑿聖寶致亂之所以懲今者
遷幸之所由則何以孚聖懷彰今聞新遠迹之聽歸反側之
心乎前承德音訪及庸鄙敢緣私議輒以獻聞自爾已來反
覆千慮愚智有分信非可移至今拳拳猶滯所見不勝愚誠
懇款謹復布款以聞臣某惶怖死罪謹言

奉天論尊號加字狀

是時賊未平帝欲明年改元而術家爭言數鍾百
六宜有變更以應時數羣臣請更加尊號一二字帝
以問諸賢
乃上此奏

右冀登奉宣聖旨往年百官請上尊號曰聖神文武皇帝今
緣經此寇難諸事並宜改變眾議欲得於朕舊號之中更加
一兩字卿宜商量事體穩便得否者伏以睿德神功參天配
地巍巍湯湯無得而名臣子之心務崇美號雖或增累盈百
猶恐稱述未周陛下既越常情俯稽至理愚衷未諭安敢不
言竊以尊號之興本非古制尊號始行於安泰之日已更謙
制於秦皇冲襲乎喪亂之時尤傷事體今者變亂播越未復宮闈宗社
震驚尚愆裡祀中區多梗大慙猶存此指此乃人情向背之
朱附秋天意去就之際陛下誠宜深自懲勵以收攬羣心痛自貶
損以答謝靈譴豈可近於未議重益美名既虧追咎之誠必
中興之業以臣庸蔽未見其宜乞更詳思不為兇孽所幸
此臣之至願也

重論尊號狀

右冀寧奉宣聖旨卿所商量加尊號事雖則理體甚切然時
運必須小有改變亦不可執滯不信卿宜為朕更審思量應
亦無妨者臣聞德合天者謂之皇德合地者謂之帝德合人
者謂之王父天母地以養人理物各得其宜者謂之天子是
皆至尊之殊號極美之大名雖欲變更無踰於此故伏羲神
農皇帝堯舜自生人已來君德之最神聖者也天下尊之矣
之亦已至矣而其指以為號者或曰皇或曰帝唯自一字且

猶不兼禹湯繼與莫匪大聖自非薄降號為王贏秦衰於
殷周而名竊於義牌兼皇與帝始摠稱之史秦紀秦三初并
乃更號曰皇帝流及後代昏僻之君乃有聖劉天元之號前
三丁功過五帝乃更號曰皇帝流及後代昏僻之君乃有聖劉天元之號前
尋傳初成帝時齊人甘忠可許造天官曆包元太平經以言
漢家當更受命於天以救夏質良等亦造之乃說哀帝宜
急改元易號哀帝父疾冀其有益乃下詔曰皇天降祐漢國
再獲受命之符其以建平二年為太初元年號曰聖劉太
平皇是知人主輕重不在名稱崇其號無補於微歟其名
不傷於德美然而損之有謙光稽古之善崇之獲於能納諫
之譏得失不侔居然可辨况今時遭屯否事屬艱難尤宜懼
思以自貶抑必也俯稽術數須有變更與其增美稱而失人
心不若黜舊號以祗天戒天時人事理必相扶人既好謙天
亦助順陛下誠能斷自宸鑒漢發德音引各降名深自剋責
唯謙與順一舉而二美從之外可以收物情內可以應玄運

上可以高德於覆古下可以垂法於無窮興廢典矯舊失至
明也損虛飾收美利大智也前聖之所以求保鴻名常為稱
首者達於效義而已矣陛下何恠而不革反欲加允號以受
實惠哉玄元之道德經曰王侯自謂孤寡不穀王侯自
以賤為本也周襄王遭亂出居于鄭告於諸侯曰不穀不德
鄙在鄭地春秋禮之以其能降名也左傳襄王十四年冬襄王
得罪于母弟之寵書曰天王出居于鄭漢光武詔令上書者
不得言聖後光武詔上書史冊稱之以其能損已也臣願以
賤微獲承訪議伊尹耻其君不如堯舜臣亦耻之是以誠發
於中不復防慮忠諱赦其愚而監其理惟明主行焉此奏既

其言於奉天
文中併舊號去
奉天論赦書事條狀

與元赦令既具帝以葉何資使商討其詞帝
執德不固困則思治秦則易驕欲激之使歸其意
乃以此奏
帝納之

右隱朝奉宣聖旨并以中書所撰赦文示臣令臣審看可否
如有須改張處及事宜不盡條錄奏來者臣謹如詔旨詳省
再三猶懼其所見不周兼與諸學士等參考得失僉以為綱
條粗舉文理亦通事多務常辭不失舊用於平昔頗以可行
施之當今則恐未辨何則復非常之危者不可以常道安解
非常之紛者不可以常語諭自陛下嗣承大寶志壹中區窮
用甲兵竭取財賦眩度未達於暫勞之旨而怨咨已深是穹
不假以悔禍之期而患難繼起復以刑謫太峻禁防傷嚴上
下不親情志多壅乃至變生都輦盜據宮闈九廟鞠陷於匪
人六師出次於郊邑奔逼憂危言之痛心自古禍亂所鍾罕

有若此之暴今重圍雖解通寇尚存裂土假王者四兇朱簡

自稱魏王王武俊 滔天僭帝者一李希烈 豎李希烈 帝位國號大

數皇興未復國柄未歸勞者未獲伏功者未及賞困窮者未

暇恤滯抑者未克伸將欲紆多難而收羣心唯任敵令誠言

而已安危所屬其可忽諸動人以言所感已淺言又不切人

誰肯懷昔成湯遇裁禱于桑野躬自髡剔以為犧牲古人所

謂割髮宜及膚刺爪宜侵體 昔夏禹之陽 則商湯之禱 桑

類於是悔過之意不得不深引咎之辭不得不盡招延不可
以不廣潤澤不可以不弘宣暢德澤 不可不洞開襟抱洗刷

疵垢不可不盪去癘瘵使天下聞之廓然一變若披重昏而
視朗曜人人得其所欲則何有不從者乎應須改革事條謹
具別狀同進除此之外尚有所虞竊以知過非難改過為難
言善非難行善為難假使赦文至精止於知過言善猶願聖
慮更思所難易曰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夫感者誠發於
心而形於事人或未踰故宣之以言言必顧心心必副事三
者符合不相越踰本於至誠乃可求感事或未致則如勿言
一虧其誠終莫之信伏惟陛下先齎厥志乃施於辭度其可
行而宣之其不可者惜之無苟於言以重其悔言克誠而人
心必感人心既感而天下必平事何可不詳言何可不務整
輪馬懇伏聽聖裁



奉天論擬與翰林學士改轉狀

右冀蓋奉宣勅旨卿及諸學士名銜宜並抄錄進來冀寧又
向臣說云聖意以臣等自到奉天書詔填委欲與改轉以獎
勤勞者承命竦心顧慙非宜進退傍徨不知所措臣謬以儒
學選居翰林雖職異評議而恩參近侍當陛下用兵之會之
決勝之籌從陛下遊狄之遊遠志奇之計見危闕授命之節
知難無伏死之爭事君大猷臣則皆曠質骨供職曾何足云
夫君之有臣以濟理也理不失道亂何由生亂之寢興由理
乖也君之及難實臣罪也是以主憂則臣辱主辱則臣死吳越
春秋越王勾踐反國五年歲召羣臣仰天而數曰上憂臣辱主辱臣死今陛下躬罹逼脅露處
郊畿國廟震驚斯謂辱矣寇離密邇亦云憂矣臣竊謂凡今
在位任重者其罪大職近者其責深臣之職司類亦為近是
宜當責安可增榮又聞初到奉天已頒詔命應是區從將吏

一例並加兩階公若翰林之中獨蒙改轉乃是行賞不類命官以私錄微勞則臣等遷位過優勸來者以從官加階太薄先後失次輕重不倫凡百具寮誰不解體失行罰先貴近而後卑遠則令不犯行賞先卑遠而後貴近則功不遺至如徇主忘家固是臣子常分追陪黽躡曷足甄稱陛下必以朝官之中有來有否事雖雜別以嚴不從則望先錄大勞次編羣品然後以例均被臣亦何敢無辭殊渥曲臨實傷大體不任覩懼之至

○ 奉天請數對羣臣兼許令論事狀

德宗 說道中使論贊贊以人君臨下當以誠信為本諫者雖辭情鄙拙亦當優容以開言路至震之言乃復上此疏帝頗采用其言

朝隱奉宣聖旨頓覽卿表狀勸朕數對羣臣兼許令論事辭理懇切深表盡忠朕本性甚好推誠亦能納諫但緣上封事及奏對者少有忠良多臆論人長短或探朕意旨朕雖不受諱語出外即妄生是非以為威福朕往日特謂君臣一體都不得防緣推誠信不疑多被姦人責弄今所致患害朕思亦無他故却是失在推誠又諫官論事少能直密例自於銜歸過於朕以自取名朕從即位以來見奏對論事者甚多大抵皆是雷同道聽塗說試加質問即便辭窮若有奇才異能在朕豈惜拔擢朕見從前已來事抵如此所以近來不多取次對人亦不是倦於接納卿宜深悉此意者聖德廣大如天包容俯於狂愚仍賜獎諭嘉臣以懇切目臣以盡忠雖甚庸駑實懷感勵夫知無不言之謂盡忠君以義之謂忠臣之夙心又自誓以此為奉上之道以此為報主之資幸逢休明獲

良誠謹防此罪矣又爲褒稱朕奉周旋不敢失隊權陛下廣
推此道施及萬方咸獎直以於愚各錄長而捨短人之欲善
誰不如臣自然聖德益彰若心盡達愚衷懇懇實在於斯睿
眷特深縷宣密旨備該物理而盡人情其於慮遠防微固亦
常識所達然臣竊謂天子之道與天同功天不以地有惡木
而廢發生天子不以時有人久而廢聽納帝王之盛莫盛於
堯雖凶在朝而僉議雍輟故曰惟天爲大惟堯則之是知
人有邪直賢愚在處之各得其所而已必不可以忠良者少
而闕於詢謀獻納之道也昔人有因噎而廢食者又有懼溺
而自沉者其爲矯枉防患之慮豈不過哉願陛下取鑒於茲
勿以小虞而妨大道也臣聞人之所助在乎信信之所立由
乎誠循誠於忠可以俾衆無惑有信於己可以教人不欺唯
信與誠有補無失一不誠則心莫之保一不信則言莫之行
故聖人重焉以爲食可去而信不可失也又曰誠者物之終
始不誠無物物者事也言不誠則無復有事矣匹夫不誠無
復有事况王者賴人之誠以自固而可不誠於人乎陛下所
謂失於誠信以致患者臣竊以斯言爲過矣孔子曰可與
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智者不失人
亦不失言由此論之陛下可審其所言而不可不慎信其所
與而不可不誠海禽至微猶能慎信爲含靈之類固必難認前
志所謂衆奸者至愚而神蓋以魚魚之徒或昏或鄙此其似
於愚也然而上之得失靡不辨上之好惡靡不知上之所秘
靡不傳上之所爲靡不效此其類於神也故馭之以智則人
詐示之以疑則人偷接不以禮則拘義之意輕撫不以恩則

效忠之情薄上行之則下從之上施之則下報之若響應聲
若影從表表狂則影也聲淫則響邪懷鄙詐而求顏色之不
形顏色形而求觀者之不辨觀者辨而求眾庶之不感眾庶
感而求叛亂之不生自古及今未之得也故唯天下至誠為
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若不盡於已而望盡於
人眾必給而不從矣不誠於前而曰誠於後眾必疑而不信
矣今方岳有不誠於國者陛下則興師以伐之臣度有虧信
於上者陛下則出令以誅之有司順命誅伐而不敢縱捨者
蓋以陛下之所有責彼之所無故也向若陛下不誠於物不
信於人人將有辭何以致討是知誠信之道不可期須去身
願陛下慎乎而行之有加恐非所以為悔者也臣聞春秋傳
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易曰日新之謂盛德禮記

曰德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商書仲虺述成湯之德曰用人惟
已改過不吝周詩吉甫美宣王之功曰憂職有闕惟仲山甫
補之然夫禮易春秋百代不刊之典也皆不以無過為美而
謂大善盛德在於改過日新成湯聖君也仲虺聖輔也以聖
輔而贊揚聖君不稱其無過而稱其改過周宣中興之賢主
也吉甫文武之賢臣也以賢臣之歌誦賢主不美其無闕而
美其補闕是則聖賢之意較然著明唯以改過為能不以無
過為責蓋為人之行已必有過差上智下愚俱所不免智者
改過而遷善愚者耻過而遂非遷善則其德日新是為君子
遂非則其惡彌積斯謂小人故聞義能徙者常情之所難從
諫勿拂者聖人之所尚至於贊揚君德歌述主功或以改過
不吝為言或以有闕能補為美自古已降淳風浸微臣既尚

諫君亦自聖掩盛德而行小道於是有人則造膝出則詭辭

之態與矣茲由此滋善由此沮帝王之意由此感諫臣之罪

由此生媚道一行為害斯甚太宗文皇帝挺秀千古清明在

躬再恢聖謨一變流弊以虛受為理本以直言為國華有面

折廷爭者必為齟齬雷霆之威而明言獎納如魏謩每犯顏古

類有上封獻議者必為熱心意之欲而手勅褒揚如李亮

竟辨之名向若太宗宿中主之常情滯者俗之凡見聞過則

羞已之短納諫又畏人之知雖有求理之心必無濟代之效

雖有悔過之意必無從諫之名此則聽納之實不殊隱見之

情小異其於損益之際已有若此相懸又况不及中才師心

自用即心出肆于人上以遂非拒諫孰有不危者乎且以太

宗有經緯天地之文有底定禍亂之武有躬行仁義之德有

理致太平之功其為休烈耿光可謂盛極矣然而人到于今

稱詠以為道冠前古澤被無窮者則從諫改過為其首焉是

知諫而能從過而能改帝王之美莫大於斯陛下所謂諫官

論事少能慎密例自於銜歸過於朕者臣以為不密自於信

非忠厚真於聖德固亦無虧陛下若納諫不違則傳之適足

增美陛下若違諫不納又安能禁之勿傳伏願以貞觀故事

為楷模使太宗風烈重光於聖代恐不可謂此為歸過而阻

絕直言之路也臣聞虞舜察讒言故能成聖化晉文聽輿誦

故能恢霸功左傳八二大雅有詢于錫堯之言洪範有謀及

庶人之義是則聖賢為理務詢眾心不敢忽細微不敢侮綠

實多言無驗不必用言當理不必違遂于志者不必然逆

于心者不必不異於人者不必是同於衆者不必非辭拙而
效速者不必愚言甘而利重者不必智是皆其言之以實慮之
以終其用無他唯善所在則可以盡天下之理見天下之心
夫人之常情卒能無惑大抵蔽於所信阻於所疑忽於所輕
溺於所欲信說偏則聽言而不考其實由是有過當之言疑
既甚則雖實而不聽其言於是有所失實之聽輕其人則遺其
可重之事欲其事則存其可棄之人斯亦苟縱私懷不稽皇
極于以懸天下之理于以失天下之心故常情之所輕乃聖
人之所重圖遠者先驗於近務大者必慎於微將在博採而
審用其中固不在慕高而好異也陛下所謂比見奏對論事
皆是雷同道聽塗說者臣竊以衆多之議足見人情必有可
行亦有可畏恐不宜一槩輕侮而莫之省納也陛下又謂試
加質問即使辭窮者臣切恐陛下雖窮其辭而未盡其理能
服其口而未服其心何以知其然臣每讀史書見亂多理少
因懷感嘆嘗試思之竊謂為下者莫不願忠為上者莫不求
理然而下每苦上之不理上每苦下之不忠若是者何兩情
不通故也下之情莫不願達於上上之情莫不求知於下然
而下恒苦上之難達上恒苦下之難知若是者何九弊不去
故也所謂九弊者上有其六而下有其二上好勝人取聞過
辯給術聰明厲威嚴惑驕慢此六者君上之弊也詭譎顧望
畏憚此三者臣下之弊也上好勝必甘於佞辭上取聞過必忌
於直諫如是則下之詭譎者順旨而忠實其語不聞矣上驕
辯給必勦說而折人以言上術聰明必慮度而虞人以詐如
是則下之顧望者自便而切弊之愈矣上厲威必不能

降情以接物上恣復必不能引咎以受規如是則下之畏懼者避辜而情理之說不申矣夫以區域之廣大生靈之衆多官闕之重深高卑之限隔自熱獻而上獲觀至尊之光景者踰億兆而無一焉就獲觀之中得接言議者又千萬無一幸而得接者猶有九弊居其間則上下之情所通鮮矣上情不通於下則人惑下情不通於上則君疑疑則不納其誠感則不從其令誠而不見納則應之以悖令而不見從則加之以刑下悖上刑不敗何待是使亂多理少從古以然考其初心不必淫暴亦在乎兩情相阻則致其失以至於艱難也昔龍逢誅而夏亡比干剖而商滅管竒去而虜敗屈原死而楚衰楚衰王所護人之言任屈原於哀以南楚益以哀事見史記本傳臣謂夏殷厲楚之君若知四子之盡忠必不勦棄若知四子之可用必不拒違所以至

於忍害而捨絕者蓋謂其言不足行心不足保故也四子既

去四君亦危然則言之固難聽亦不易趙武咄咄而為晉賢

臣高子趙文子其中恨然若不勝衣其絳侯未訥而為漢元

輔本傳絳侯周勃為人木讷高帝以爲可公孫弘上書論

事帝使難弘以十筴弘不得其一本傳弘請罷築朔方武帝

不不得一及為宰相卒有能名周昌進諫其君病吃不能對

昌乃曰臣口雖不能言心知其不可本傳高帝欲廢太子昌

知其不可陛下欲廢太子昌期期不奉詔然則口給者事或

非信辭屈者理或未窮人之難知堯舜所病胡可以一酬一

詰而謂盡其能哉以此察天下之情固多失實以此輕天下

之士必有遺才臣是以驚懼陛下雖窮其辭而未窮其理能

服其口而未服其心良有以也古之王者明四目達四聰蓋

欲幽抑之必通且求聞

之過也垂旒於前旌纒於側蓋惡

視聽之太察唯恐彰人之

非也降及末代則反於斯聰明不

務通物情視聽抵以伺罪

蒙與衆違欲與道乖方於是相尚

以言相示以智相肖以詐

君臣之義薄矣以陛下性含仁

聖意務雍熙而使至道未

臣切為陛下懷愧於前哲也古

人所以有耻君不如堯舜者故亦以是為心乎夫欲理天下

而不務於得人心則天下固不可理矣務得人心而不勤於

接下則人心固不可得矣務勤接下而不辨君子小人則下

固不可接矣務辨君子小人而惡其言過悅其順已則君子

小人固不可辨矣趣和求媚鄭當時傳云常趨和取意願帥

如人之甚利存焉犯顏取怒人之甚害存焉居上者易其害

而以美利利之猶懼忠告之不既况有踈隔而勿接又有猜

忌而加損者乎天生烝人本以為國人之有口不能無言人

之有心不能無欲言不宣於上則怨讟於下欲不歸於善則

湊集於邪聖人知衆之不可以力制也故植謗木陳諫鼓列

爭臣之位置采詩之官以宣其言尊禮義安誠信厚賢能之

賞廣功利之途以歸其欲使上不至於亢下不至於窮則人

心安得而離亂兆何從而起古之無為而理者其率用此歟

苟有理之之意而不知其方苟知其方而心守不實則得失

相半天下之理亂未可知也其又違道以師心棄人而任已

謂欲可逞謂衆可誣謂專斷無傷謂詢謀無益謂說說為忠

順謂獻替為妄愚謂進善為比周謂嫉惡為嫌忌謂多疑為

御下之術謂深察為嚴物之明理道全乖國家之顛危可立

待也理亂之戒前哲屏言之矣况危之效歷代嘗試之矣

典盡在殷鑒是徵其於措置施為在陛下明識所擇耳伏願
實接下之道開獎善之門弘納諫之懷劬推誠之美其接下
也待之以禮煦之以和虛心以盡其言端意以詳其理不禦
人以給不自銜以明不以先竟為能不以臆度為智不形好
惡以招諂不大声色以示威如權衡之懸不作其輕重故輕
重自辨無從而詐也如水鏡之設無意於妍蚩而妍蚩自彰
莫得而怨也有犯顏讜直者殺而親之有利口讒佞者踈而
斥之自然物無壅情言不苟違君子之道浸長小人之態日
消何憂乎少忠良何有平作威福何患乎妄說是非如此則
接下之要備矣其獎善也求之若不及用之懼不周如梓之
任材曲直當如海之歸水洪消必容能小事則處之以小
官立大勞則報之以大利不忌怨不避親不挾瑕不求備不
以人廢舉不以已格人聞其才必試以事能其事乃進以班
自然無不用之才亦無不實之舉如此則獎善之道得矣其
納諫也以補過為心以求過為急以能改其過為善以得聞
其過為明故諫者多美我之能好諫者直示我之能賢諫者
之狂誣明我之能恕諫者之漏泄彰我之能從有一于斯皆
為盛德是則人君之與諫者交相益之道也諫者有爵賞之
利君亦有理安之利諫者得獻替之名君亦得採納之名然
猶諫者有失中而君無不美唯恐讜言之不切天下之不聞
如此則納諫之德光矣其推誠也在彰信在任人彰信不務
於盡言所貴乎出言則可復任人不可以無擇所貴乎已擇
則不疑言而必誠然後可以求人之聽命任而勿貳然後可
以責人之成功誠信一虧則百事無成紕繆疑貳一起則羣

下莫不憂慮其故言或乖宜可引強以改其言而不可前也
任或乖當可求賢以代其任而不可疑也如此則推誠之義
孚矣微臣所以屢屢塵黷而不能自抑者蓋以陛下有拯亂
之志而多難未平有務理之誠而庶績未又有堯舜聰明之
德而未光宅於天下有覆載含弘之量而未翕受於衆情故
臣每中夜靜思無不竊歎而深惜也向若陛下有其位而無
必行之志有其志而無可致之資則臣固已從俗浮沉何苦
而汲汲如是惟陛下詳責所闕亟行所宜歸天下之心濟中
興之業此臣之願也億兆之福也宗社無疆之休也

註陸宣公奏議卷之三



